

一
西
日
走
走
金
水

一
西
日
走
走
金
水

讀通鑑論卷四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譏

漢昭帝

金曰碑降夷也而可爲大臣德威勝也武帝遺詔封日磾
及霍光上官桀爲列侯日磾不受封光亦不敢受日磾病
垂死而後強以印綬加其身日磾不死光且憚之況桀乎
桀之逆日磾亡而光受其欺也霍光妻子之驕縱至弑后
謀逆以亡其家無日磾鎮撫之也光之不終於受封見之
矣日磾沒而光施施自得拜侯封而若不及早已食上官
桀之餌而爲其所狎利一時之榮寵喪其族於十年之後

厲熏心鮮不亡矣光之咎非但不學無術也利賴之情淺雖有儉人與其煽妻逆子惡得而乘之若日磬者又豈嘗學而有他術哉

策者曰夷狄相攻中國之利嗚呼安所得亡國之言而稱之邪孱君懦將痿痺之謀臣所用以恣般樂怠傲而冀天幸者也楚不滅庸蔓羣舒不敢問鼎吳不取州來破越勝楚不敢爭盟冒頓不滅東胡不敢犯漢女直不滅遼蒙古不滅金不敢亡宋夷狄非能猝彊者也其猝彊者則又其將衰而無容懼者也劉淵之鷙不再世而卽絕元昊之凶有甯夏而不敢踰環慶之塞惟其驟起也若夫若燭火在

積薪之下日吞其儔浸以熒熒而中國不知如或知之
覆以自慰曰此吾之利也乃地浸廣人浸眾戰數勝膽已
張遂一發而不可遏火蘊於積薪之下燄既騰上焦頭爛
額而無所施救矣趙充國藉藉稱夙將而曰烏桓數犯塞
匈奴擊之於漢便此宋人借金滅遼借元滅金之禍本也
充國之不以此誤漢其餘幾矣霍光聽范明友追匈奴便
擊烏桓匈奴繇是恐不能復出兵躡矣哉

人與人相於信義而已矣信義之施人與人之相於而已
矣未聞以信義施之虎狼與蠶蠹也楚固祝融氏之苗裔
而周先王所封建者也宋襄公奉信義以與楚盟秉信義

以與楚戰兵敗身傷而爲中國羞於楚且然況其與狄爲
徒而螫嘬及人者乎樓蘭王陽事漢而陰爲匈奴聞傅介
子奉詔以責而服罪夷狄不知有恥何惜於一服未幾而
匈奴之使在其國矣信其服而推誠以待之必受其詐疑
其不服而興大師以討之旣勞師絕域以疲中國且挾匈
奴以相抗兵挫於堅城之下殆猶夫宋公之自衄於泓也
傅介子誘其主而斬之以奪其魄而寒匈奴之膽詎不偉
哉故曰□□者熾之不爲不仁奪之不爲不義誘之不爲
不信何也信義者人與人相於之道非以施之□□者也
嚴延年劾奏霍光擅廢立無人臣禮其言甚危其義甚正

若有敢死之氣而不畏彊禦或曰光行權而延年守天下之大經爲萬世防延年安得此不虞之譽哉其後霍氏鳩皇后謀大逆以視光所行爲何如延年何以噤不復鳴邪光之必有所顧忌而不怨延年宣帝有畏於霍氏必心利延年之說而不責延年延年皆慮之熟矣犯天下之至險而固非險也則乘之以沽直作威而庸人遂敬憚之旣熟慮誅戮之不加而抑爲庸人之所敬憚延年之計得矣前乎上官桀之亂後乎霍禹之逆使延年一許其姦而刀鋸且加乎身固延年所弗敢問也矯詭之士每翹君與大臣危疑不自信之過言之無諱以立名而早計不逢其禍此

所謂言辟而辨行偽而堅者也有所擊必有所避觀其避以知其擊君子豈爲其所罔哉

宣帝

爵賞者人君馭下之柄而非但以馭下也卽以正位而凝命也辭受者人臣自靖之節而非但以自靖也卽以安上而遠咎也故賞有所不行爵有所不受而國家以雷艸昧之始君與開國之臣爲天下而已亂迨其中葉外寇內姦不逞於宗社而殃及兆民大臣代君行討底定以綏之而天下蒙安斯二者君爵之而非私下受之而無慙霍光豈其然哉昌邑之廢光之不幸也始者廢長立少不擇而立

昌邑光之罪也始不慎而輕以天下授不肖已而矧非常之舉以臣廢君而行震世之威若夫迎立宣帝固以親以賢行其所無事者非其論功之地也宣帝紀定策功加封光以二萬戶侯者五人關內侯者八人宣帝之爲此失君道矣己爲武帝曾孫遭家不造以賢而立乎其位所固有也震矜以爲非望之福德戴己者而酬之然則覲非望者可懸爵賞以質天下之歸而天位亦危矣爵賞行而宣帝之立亦不正矣以爵賞質而得之者也光不引咎以謝嚴延年之責晏然受之而不辭他日且爲霍山請五等之榮則光之廢主乃以邀功而質賞又何怪其妻之鴆后而子

之謀逆乎則抑何異司馬昭蕭道成之因以篡苗傅劉正
彥之敢於行險以徼幸乎論者曰光不學無術學何爲者
也非攬古今之成敗而審趨避之術也諸葛公有云非澹
泊無以明志又云學須靜也惟澹與靜以養廉恥之心以
明取舍之節以昭忠孝之志純一於天性終遠於利名故
可貴可賤可履虎尾而不啞可乘高墉而射隼居震世之
功而不媿於屋漏無他無欲故靜皎然白其志於天下流
俗不能移妻子不能亂君以順天休命而無私臣以致命
遂志而不困光之不學未能學乎此也非此之學而學於
術以巧爲避就曹操蓋嘗自言老而好學矣曾不如金日

禪之顛愚暗合乎道也

宣帝欲尊武帝爲世宗薦盛樂過矣然其過也所謂君子之過失於厚也夏侯勝訟言訐之如將加諸鈇鉞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殆是謂乎春秋之法爲尊者諱爲親者諱春秋以正亂臣賊子之罪垂諸萬世者也桓宣弒立而微其辭尊則君親則祖未有不自敬愛其尊親而可以持天下之公論者也宣帝者武帝之曾孫也假令有人數夏侯勝乃祖乃父之惡於勝前而勝晏然樂聽之其與禽獸奚擇哉而勝以加諸其君而無忌是證父攘羊之直也而天理滅矣苟其曰武帝之奢縱而澤不及民萬世之公論

不可泯也則異代以後何患無按事迹而覈功罪者繇不以配帝而揜圯族之惡吾弗從史以效尤可爾畱直道以待後人全恩禮以盡臣道各有攸宜倒行則亂惡武帝之無恩於天下而已顧無禮於上宣帝按不道之誅不亦宜乎

霍光死而魏相興此後世大臣興廢而國政變更人材進退之始也霍光非盡不可與言者也嚴延年廷劾之而勿罪出延年所與其廢立者而不阿悍妻行弑欲自舉發特枉再而不能自勝耳上書者以副封先達領尙書者而後奏光亦懲昌邑之失而正少主之視聽特未深知宣帝之

明而持之太過耳相當光之時奏記於光俾去副封可也
昌言於廷俾宣帝敕光去之可也爲人臣者言苟當於紀
綱之大難有所不避況光之猶可與言而無挾以不相聽
從者乎待光之死而後言之相之心不純乎忠而後世翹
故相以樹新黨者相實爲之倡是殆授興革之權於大臣
而入主幸大臣之死以行己意上下睽朋黨興國事數變
至於宋而宰相易天子爲之改元因是而權臣有感於此
則戀位以免禍樹黨以支亡迭虛迭盈而國爲之敝斯其
爲害三代亡有也高文景武之世亦亡有也故曰自相始
也抑相之進也言正而心誠迹貞而行詭所因者許廣漢

也聽起伏於外戚而莫能自遂也司馬溫公奉宣仁太后
改新法而章惇邢恕猶指宮闈以爲口實況緣外戚以取
相乎君子之慎始進也枉尺而直尋不爲也春秋之世不
因大夫而立功名者顏曾冉閔而已漢之不因外戚後世
之不因宦寺者鮮矣此風俗邪正國事治亂之大辨也
路溫舒之言緩刑不如鄭昌之言定律也宣帝下寬大之
詔而言刑者益滂上有以召之也律令繁而獄吏得所緣
飾以文其濫雖天子曰清問之而民固受罔以死律之設
也多門於彼於此而皆可坐意爲重輕賄爲出入堅執其
一說而固不可奪於是吏與有司爭法有司與廷尉爭法

廷尉與天子爭法辨莫能折威莫能制也巧而彊者持之
天子雖明廷尉雖慎卒無以勝一獄吏之姦而脫無辜於
阱卽令遣使歲省而欽恤之抑惟大凶巨猾因緣請屬以
逃於法於貧弱之冤民亡益也唯如鄭昌之說斬然定律
而不可移則一人制之於上而酷與賄之弊絕於四海此
昌之說所以爲萬世祥刑之經也夫法之立也有限而人
之犯也無方以有限之法盡無方之慝是誠有所不能該
矣於是而律外有例例外有奏準之令皆求以盡無方之
慝而勝天下之殘於是律之旁出也日增而猶患其未備
夫先王以有限之法治無方之罪者豈不審於此哉以爲

國之蠹民之賊風俗之蜚蠹去其甚者如此律焉足矣卽
是可以已天下之亂矣若意外無方之慝世不恆有苟不
比於律亦可姑俟其惡之已稔而後誅固不忍取同生竝
育之民逆億揣度刻畫其不軌而豫謀操蹙也律簡則刑
清刑清則罪允罪允則民知畏忌如是焉足矣抑先王之
將納民於軌物而弭其無方之姦頑者尤自有教化以先
之愛養以成之而不專恃乎此則雖欲詳備之而有所不
用非其智慮弗及而待後起之增益也乃後之儒者惡惡
已甚不審而流於申韓無知之民苟快洩一時之忿稱頌
其擿發之神明而不知其行自及也嗚呼可悲矣夫

霍光之禍萌於驂乘司馬溫公曰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
固也雖然驂乘於初謁高廟之時非歸政之日也而禍已
伏雖避去且有疑其諛者而讒賊閒起同朝離貳子弟不
謹竇融所以不免而奚救於禍夫驂乘之始宣帝之疑畏
胡爲而使然邪張安世亦與於廢立而宣帝亡猜無他聲
音笑貌之閒神若相逼而光不知帝亦情奪意動而不知
所以然邪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豈徒子之於父母哉上之
使民朋友之相結賓主之相酬言未宣事未接而早有以
移民之情惟神與氣不可強制之俄頃而獲人心者詩
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德之用大矣而溫恭爲之基溫恭

者仁之榮也仁榮內達而德資以行豈淺鮮哉子曰切切
惓惓怡怡如也可謂士矣非便辟之謂也其氣靜者貌不
期而恭其量遠者色不期而溫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寬
以居之仁以守之學問以養之然後和氣中涵而英華外
順嗚呼此豈霍光之所及哉立震世之功名以社稷爲己
任恃其氣以行其志志氣動而猝無以持非必驕而神已
溢是以君子難言之也周公處危疑而几几孔子事闇主
而與與則雖功覆天下終其身以任人之社稷而固無憂
夫周孔不可及矣德不逮而欲庶幾焉者其在曾子之告
孟敬子乎敬其身以遠暴慢心御氣而道御心有惴惴之